

农民

春

第三卷



莱蒙特著

二十世纪外国文学名著丛书



〔波〕莱蒙特著

农 民

第 三 卷

春

吴 岩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Ladislas Reymont
THE PEASANTS

本书根据 Alfred A. Knopf, New York, 1925 年版英译本译出

《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》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，暂定二百种。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、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。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，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。

农 民

第三卷 春

〔波兰〕莱蒙特著

吴 岩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

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上海中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56 1/32 印张 11.625 插页 5 字数 261,000

1981 年 8 月第 1 版 198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6,300 册

书号：10188·201 定价：(五)1.25 元

第一章

春天来了。

四月的早晨，懒洋洋地起床露脸了，好象一个劳动者，筋疲力尽，沉沉睡去，刚睡了短短一忽儿，天还没有大亮，就不得不起床，赶紧出门去耕田了。

曙色苍茫。

处处都寂静无声，只听得浓雾笼罩、睡意蒙眬的树木上，有不少露珠点点滴滴落下来的声音。

黑沉沉的大地沉浸在寂静与幽暗里，上面的天空开始朦胧地透出亮光，看上去象是一块拧过的、潮湿的淡蓝画布。

所有地势低下的牧场上，都白茫茫地蒙着雾霭，仿佛牛奶桶里泛起的泡沫一般。

暂时还看不见的村落里，公鸡在啼鸣，此起彼落，互相呼应。

残星闭上疲倦欲睡的眼睛，退隐消失了。

如今东方燃起了一团红光，就象人们在灰烬中吹旺了半熄的火炭一样。

动荡的雾霭，沉重地卷到这里滚到那里，在暗沉沉的田野里奔腾而过，仿佛融雪的春潮，或者袅袅升入天空，稀薄、蔚蓝、作螺旋形，象是香炉里飘出来的烟氲。

白昼正与逐渐苍白的黑夜争持不下，黑夜蜷缩着，紧抱着大地，用它厚厚的潮湿的大氅掩盖着大地。

光芒徐徐照遍整个天空，也愈来愈逼近地面，跟纠缠不清的雾霭搏斗。有些地方，沿着高原，可以看到从暗夜中崭露出来的、浸透露水的淡褐色原野，水面微微发亮而又缺乏光彩的水坑，以及在逐渐消散的雾霭与逐渐辉煌的曙色之间流动倾泻的溪水。

天光逐渐明朗起来，东方的晨曦由青紫色变成熊熊大火的血红色。物象也逐渐分明可见了。跳到人们视野中来的，有天边上黑苍苍的一圈森林，有上坡大道中一长列的白杨（枝叶低垂，仿佛由于四肢沉重，十分疲倦）；而零零落落散布在田野里的村庄，刚才还埋藏在阴影里的，如今这儿那儿地在晨光里崭露头角了，好比黑色岩石在打漩起泡的激流中冒出来一样；还有附近的一些树木，满沾朝露，银光纷披。

太阳还没有升起来，可是显而易见，太阳就要在周围一片红光中跳将出来，跟大地相会了；大地刚睁开蒙眬的眼睛，稍稍动弹了一下，却依旧安息养神，懒洋洋地玩味着养神的情趣。如今寂静似乎更加大声地叩着人们的耳膜，因为大地仿佛在屏息静气呢：只有微微的轻风，轻微如婴儿的鼻息，从森林里吹来，从树木上拂下一滴滴的露水。

田野依旧沉睡未醒，暗影幢幢，象是充满了缄默的顶礼膜拜者的教堂一样。在那些田野之上，在苍茫的晨光里，突然响起了一只云雀的歌声。

云雀从地上飞腾而起，一面扑动着翅膀向上翱翔，一面发出银子般的啁啾鸣声——象是弥撒的悠扬钟声——又象是春天的芳香，凝成馥郁的香柱，冉冉上升；云雀在东边寂静神圣的高空，对着所有的村庄田野高声啼唤。

片刻之间，其他的云雀也应和着它的歌声，腾空而去了；它

们振翅翱翔之际，向万物宣告着白昼的来临！

太阳在升起来了，快要露脸了。

太阳终于在遥远的森林之上探出头来了，好象是从深渊中升起来似的。仿佛有什么神圣的看不见的手，把这闪闪生光的巨大圆盘，高举在睡意蒙眬的大地之上，以其幸福的光芒，祝福着大地上的万物，不论是活的和死的，方生的和垂死的；白昼神圣的奉献就这样开始了，而万物则泥首膜拜，在这神圣庄严的光景之前，默默地闭上了卑微的眼睛。

天色大明了。

雾霭象芳香的烟氲一样从牧场里向上飘扬，飘向泼着灿烂金光的天空；飞禽和一切生物迸发出了一曲赞歌——这是一种呼唤，一篇感恩戴德的祈祷，发自内心的由衷的祈祷！

这时候，太阳在黑沉沉的森林和无数的村落之上出现了，高高的，强有力的，往下边儿散播着温暖——真是天主慈悲的眼睛啊！——太阳开始君临了，它对整个大地的和平而温和的统治开始了。

就在这个时候，克莱姆巴家的年迈的亲戚阿伽沙，出现在森林附近的沙丘上；几个属于大地主的干草堆，就堆在那边儿车辙又多又深的道路旁。

阿伽沙从初秋之日起，就开始了她的行乞巡礼，从此一直吃着“天主恩赐的面包”过日子。

就象总是在春天里重访旧巢的候鸟一样，现在阿伽沙回来了。

她走着道，浑身衣衫褴褛，手里拄着拐棍，背上负着布袋，腰上挂着念珠；年老体衰，呼吸短促，象是种在沙地上的枯萎而有气无力的杨柳，摇摇欲倒。

她踏着急促小步走过大地主的干草堆时，太阳正在升起来，她朝着太阳抬起饱经风霜、满是皱纹的脸，灰色的眼睛里虽然充满血丝，却迸射出了喜悦的光彩。

啊！经过漫长而严酷的冬天以后，终于回到自己的故乡来了！——这个思想使她脚步轻快，象长了翅膀一般；布包在她的肩膀上左右摇晃，念珠在她的腰间喀喇喇地响；可是，没有多久，她的呼吸短促了，她的肺部累得吃不消了，她不得不停下步来，然后重新更加缓慢、更加痛苦地前进。但，她那饥渴的眼睛却使劲打量着周围的景色；对着那些透露出麦苗朦胧绿意的灰色田野，那些逐渐在雾霭笼罩之中显现的村庄，那些还没有生长叶子的、拱卫在大路上或是孤零零地散处在平原上的树木，她莞尔微笑了。

这时候，太阳已经升得很高，光芒射遍了最遥远的田野。整个儿乡村里闪烁着玫瑰红的露珠，翻耕过的黑土在阳光中发亮，水闪耀着在沟渠里流过去，凉爽的空气里嘹亮地响彻着云雀的歌声。更远的地方，在一些突出的岩石下面，几块融剩的残雪依旧熠熠生辉。有几株树上垂着一簇簇黄色的柔荑花，在空中摇摇曳曳，象是琥珀念珠一般。在某些角落里，在阳光晒干干了的水潭底里，或者是金黄的鲜嫩草叶在去年的铁锈色的枯叶之间冒出来了，或者是野花张开了黄色的眼睛。一阵轻风，送来了悠闲地晒着太阳的原野上浓重而又潮润的气息；周围的一切是那末光辉灿烂，那末辽阔广大，洋溢着那末甘美的芳香，阿伽沙真想插翅高飞，大声发出欢乐狂喜的叫喊。

“天主啊！亲爱的耶稣啊！”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，她坐下来眺望，象是要把全部景色，都收到她那欢跃的、温柔善感的心底里去似的。

啊，春天正在广阔的原野上潮水似地滚滚而来，云雀的歌声也在向万物宣告春天来了……神圣的太阳！……啊，春风柔和温暖的爱抚，简直就象母亲的亲吻一样！……大地满怀沉静而神秘的渴望，等候着锄头与播种者哩！……啊，到处出现生命的沸腾，春风又孕育着即将成为叶片、成为花朵、成为饱满的麦穗的种种因素！

啊，春天来了，象是个以日光为衣裙的美丽妇人，脸如玫瑰色的曙光，发如流动的溪水！春天来了，她从太阳里漂浮而下，在这四月明朗的早晨，徘徊于麦田之上；从她张开的手掌里飞起来不少云雀，放它们自由自在地欢唱那赞美春天的歌曲！在她后面，仙鹤成行成列地飞翔，鸣声欢乐而又嘹亮，大雁排成人字形，横过淡蓝色的天空。鸛鸟出现在沼泽地区，燕子在茅屋附近呢喃，所有的禽鸟都欢唱着飞出来了。每逢她那日光衣裙接触大地的时候，青草就在微风的吹拂下抖抖索索地冒了出来；肥大的幼芽从粘性胶质的外衣里闪出光来，细小的嫩叶喁喁低语；到处都有一种强壮的多汁多液的新生命方兴方旺。

啊，春天普遍地爱抚着那些可怜的东歪西倒的低矮茅屋！她用仁慈的眼睛照着屋檐底下，使人们寒冷而麻痹的心活跃起来；现在，人们在这渴望已久的、安慰的时刻里，丢开他们的悲哀和忧虑，梦想着也许还可以获得的比较幸福的命运了！

大地响起了生命的声音，就象长久沉默的钟发出了新的铿锵之声。在阳光普照之下，壮丽的声音响起来了，迸发着喧哗的欢乐，哄传开来了，它激动怯弱的心，歌唱最为神奇的事物，终于在每一个灵魂里找到了回响和共鸣。泪水涌到了每个人的眼睛里：人的不朽的精神，以全部力量振奋起来了，在狂喜之中跪将下去，拥抱着大地——拥抱着它自己的世界——拥抱着大地上

每一块隆起的怀孕的泥土！——拥抱着每一株树木，每一块石头，每一团蒸发起来的气氛——拥抱着他抚育珍爱的一切东西！

阿伽沙心里这样想着，一路慢慢走过去，贪馋地跳望着她梦寐以求的圣地，有时候，脑子里恍恍惚惚的，仿佛喝醉了酒一般。

钟塔上响起的弥撒钟声，终于使她从出神状态中醒将过来，她跪下来祈祷。

“……天主啊，蒙天主的恩惠，我又回到家乡来了。

“……天主大慈大悲，保佑了无依无靠的人！”

她好不容易才说出了祈祷的话来。泪水象一股瀑布似的从她心底里涌出来，在她枯瘦萎黄的面颊上倾泻而下。她十分感动，感动得念珠也找不着了，话也说不出来了，只有不连贯的语音，象燃烧着的火花一般从她灵魂里迸射出来。最后，她花了好大的力气，才从跪着的地上站将起来，眼睛望着四周的乡村景色，向前走去。

现在是明朗的白昼了。整个儿列普卡村的景象都展现在她眼前：就在她的脚下，围着池塘，村子形成了一个圆圈儿，池塘现在是深蓝色的，透过薄纱似的淡淡雾霭，象镜子一样在闪烁生光。茅屋都蜷缩在沿岸的土地上，座落在还没有长叶子的果园中间，模样儿象家庭主妇。有几个屋顶上升起了淡淡的炊烟，玻璃窗在阳光里闪闪发亮，新近粉刷过的白墙，跟遮住部分白墙的黑色树干，形成了鲜明的对照。

现在她可以把村子里的房屋一一分辨出来了。她一路走过去时，磨坊里轰隆轰隆的声音，愈来愈清晰了；磨坊兀立在村子的一头，靠近她所走的那条大路。在村子的另一头，在粗大的树木之间，耸立着教堂高大白色的正面，老远就看得见它的窗子和

钟塔上的金色十字架在闪烁发光，附近神父住宅的红瓦屋顶，也分明可见。房子背后，一直到天边上，绵亘着郁郁苍苍的森林地带，辽阔广大的麦田，窝在果园里的遥远村落，突出的山崖，曲折的山路，一列列斜斜的树木，稀稀朗朗长着杜松的沙丘，以及那在茅屋之间穿来穿去、闪闪烁烁地奔向磨坊池塘而去的一线细细流水。

离她较近的地方，铺陈着属于列普卡村的耕地——好像是铺在高地上的几幅布匹，随着坡度的变化，起伏不定。耕地这块挨着那块，连成一片，蜿蜒伸展开去，只是被弯弯扭扭的小路和棕色的休耕地稍稍隔开而已。小路上密密地种着亭亭如盖的梨树，还蔓生着野蔷薇和荆棘；休耕地在金黄色的晨光里显得轮廓分明。现在正返青发绿的、一块块秋天下了种的田，颜色黑沉沉的、去年早收获过了的马铃薯田，一小片一小片新近翻耕过的田畴，以及在低洼地面上漾出融化玻璃似的粼粼苍白微光的积水，都点缀得这幅图画格外生色。磨坊外伸展着泥炭色的牧场，可以见到鸛鸟在那儿跋涉，听到“克里克”“克里克”的啼叫；再远一点是卷心菜田，全浸在水里了，只有田畦的高处露出水面，仿佛是干搁在岸滩上的鱼；白肚皮的田凫在田畦上往来飞翔。十字路口，竖立着耶稣受难像或是圣徒像。村庄就舒舒服服地安居在一片低洼地带里，在这个小天地之上，悬着暖和辉煌的太阳；而云雀颤声啼啭，牛棚里传来哞哞哀鸣，鹅儿大声嚷嚷，人们互相呼唤，风又带着这些声音吹拂而过；风的气息是那末温暖，那末柔和，大地似乎沉溺在孕育着新生的恬静喜悦里了。

耕地里可还看不到多少干农活的人，只有两三个妇女在紧挨村庄的田里撒粪施肥，一阵阵飘扬开来的强烈臭气直扑到阿伽沙的鼻子里。

“懒骨头！这样的天时，土地简直在求人去翻耕它，村子里的人都在干什么呀？……干活儿的，怎么这样少啊？”她咕咕哝哝地说道，心里老大的不高兴。

为了更接近耕地，她离开大路，走上一条横过水沟的小径；水沟里，青草长得茂盛极了，许多雏菊已经对着太阳张开了它们的粉红色眼睫毛。她记得很清楚，在过去的那些岁月里，这时节田野里早缀满了红色衣裙，响彻着姑娘们的歌声和喊声了；她也知道得很清楚，这种天气正是施肥、翻耕和播种的好时光。那末，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奇怪，她只看见一个庄稼汉站在田里的什么地方，一边儿走，一边儿挥手成半圆形，把种子撒到地里去。

“他一定是在种豌豆，春天才开个头呢……不用问，准是多米尼柯娃家的一个小伙子，”她说道，接着又全心全意地补充道：“亲爱的播种的人啊，愿天主保佑你丰收！”

小径崎岖不平，到处是新堆的鼯鼠丘，水潭也不少。可是她全神贯注于眼睛看到的每一块耕地，根本没注意这些东西。

“这是神父的黑麦田。长得多好啊！我记得的，我动身出去巡礼的时候，长工们正在这儿耕地，神父就坐在附近监工的。”

她又痛苦地慢慢前进，呼吸急促，流泪的眼睛凝望着四周。

“这是普洛希卡的黑麦田……不过，一定是麦苗长得迟了，再不然就是地里的根有点儿烂了。”

她俯下身去——她要俯下身去可不容易！——用她颤抖枯瘦的手，怜惜地摸弄潮润的麦叶，就象她摸弄孩子的脑袋一般。

“啊，这儿是波利那的小麦田。好一片宝地啊。当然罗，难道波利那不是列普卡村农民中的头挑人物吗？——不过，有点儿给霜冻坏了；去年冬天冷得太厉害了，”她一边儿想，一边儿望着去年秋天耕耘过的一大片平坦的田地，以及深陷在土里沾着泥

浆的麦叶——可见去年下的雪以及溶雪的水有多么大了。

“咳，”她叹息，“村里的人吃苦不小啊。”她用手遮住阳光，望着正从村子里走过来的两个少年。

“一个是风琴师的学生，一个是风琴师的儿子……好大的篮子呀！啊，没有错儿，他们准是把一年一度的忏悔名册送到伏拉去。是的，他们就是去办这件事的。”

他们打她身边走过时，她向他们打招呼，很想跟他们闲谈一番；但他们仅仅含含糊糊地答应了一声，就只顾自己说着话儿，急匆匆地走了。

“从他们会走路的时候起，我就认识他们了！”她说，心里又是失望又是气恼。“罢了，罢了！他们眼睛里怎么会有我这样的叫化子呢？——不过，米哈尔可出落得挺好，如今一定在给神父奏风琴了。”

阿伽沙现在走近克莱姆巴的地产了。“天哪！这儿一个人影儿也瞧不见！”她嚷了起来。——现在她已接近村庄了，可以闻得到炊烟的味道，看得到晾在果园里的被褥和垫子。居然让她活到如今，容许她重新回来和众人相聚：想起这一点，她心中洋溢着感谢之情。她就是抱了这个希望，才能够度过这个严冬的；这个希望支持着她，加强着她的力量，使她克服了寒冷和贫乏，甚至克服了死亡。

她在几棵灌木树下坐了下来，要想把身上的衣服掖掖齐整，可是力不从心。喜悦使得她四肢颤抖，她的心又蹦跳得象只给勒着脖子的鸟儿一般。

“这儿毕竟还有些慈悲心肠的好人啊，”她紧瞅着自己的布袋，低声说道。她还另外攒积了好些东西，她心里明白，足够她自己丧葬时用的了。

好几年来，她的心里就存着一个指望：指望天主召唤她的时候，她能够死在自己的村子里，躺在茅屋里铺着羽毛被头的床上，上边儿墙上挂着一排圣像：就跟一切家庭主妇们死时的情况一模一样。好几年来，她就一直为着那神圣的最后一刻，省吃俭用，节衣缩食！

却说在克莱姆巴家的顶楼里，她就摆着一只柜子，柜子里藏着一大条羽毛被头，还配着被单和枕头，外加崭新的枕套：全都是干干净净的，哪一件也从来没有使用过，只是储备起来，以便随时应用。她没有别处可以存放这些被褥枕头，因为她从来没有一个自己的房间，从来没有一只自己的床，却老是依照当时的情形和屋主人的许可，睡在屋子角落里的一摊稻草上，或者就睡在牛棚里。她心中十分明白，世界上的事情都是遵照天主的意志安排的，罪孽深重的人是改变不了的；所以她从来不要求维护自己的权利，也从来没有什麼抱怨。

然而，她也梦想着一桩事情，秘密地缄口不言地梦想着，并且请求天主宽恕她的狂妄；她梦想着能象乡村主妇一样地埋葬入土。为了这个梦想，她诚惶诚恐、战战兢兢地作着祷告，已经多年了。

正因为如此，在到达村子的时候，感觉到自己的最后一刻为时不远了，她就自然而然地有所考虑：是否还有什么东西疏忽遗忘了呢？

不。她已经搞齐了一切必需的东西。她带回来了一支“圣烛节”用的蜡烛（那是她在给死人守了一夜灵之后乞求来的），一瓶圣水，一只洒圣水用的新毛刷，一张钦斯托霍瓦圣女像（她临终时要捧在手里的），以及作为葬费的几十个兹罗提。这笔钱也许还可以在尸体跟前举行一次弥撒，包括点上蜡烛以及在教堂

门口作洒圣水的仪式在内。因为她从来没有梦想神父会伴送她的尸体到墓地去的。

神父送葬，那是压根儿办不到的。连地主们也不是谁都有福获得这种光彩；再说呢，光是这笔费用，就会把她全部积蓄都吞光了！

她沉重地叹了一口气，站起身来，觉得自己的身体比往常更衰弱了。她的肺害苦了她，她咳得浑身疼痛，几乎连脚步也拖不动了。

“如果……”她心事重重地想道，“如果我能撑到翻晒干草的时候，或者一直撑到秋收开始的时候，那就好了！啊，那时候我就会心甘情愿地躺下来，咽气，亲爱的耶稣啊！躺下来，咽气！”

她觉得自己的这种希望是罪孽深重的，她要求天主宽恕。

可是，现在她心里又涌起了惶恐不安的思想：有谁会收留她、让她死在他家里呢？

“我要去找个慈悲心肠的人家，”她说，“如果我答允付给他们一点儿钱，人家也许就比较愿意收留我了。确实，没有一个人肯为了陌生人的缘故，给自己家里招来麻烦和懊恼的。”

至于死在她的亲戚克莱姆巴家里，她连想也不敢想。

“孩子那末多！——茅屋里没有空地方；现在又正是鸡鸭下蛋的时候，得给它们准备地方——何况，这样的有田有地的人家，竟让一个要饭的穷亲戚死在他们家里，也太不光彩了。”

她想到这种种事情，心中倒并不觉得痛苦。她一面想，一面拖着沉重的脚步，在沿着堤岸的大路上行走。堤岸是为了防范洪水，筑起来保护牧场和卷心菜田的。

在她的左边儿，磨坊池塘熠熠生辉，深蓝色的水里反映着金发一般的阳光。长满了倒垂的赤杨树的塘岸上，一群群的鹅儿

在扑动翅膀，扬声鸣叫；依旧泥泞不堪的大路上，一群群兴高采烈的孩子们在东奔西跑大吵大嚷。

列普卡村就在这池塘两岸的土地上，毫无疑问，自从开天辟地以来，就是这个样子：藏在广大的果树园里，躲在周围一圈儿乱丛棵子里。

阿伽沙慢吞吞地走着，目光却迅速犀利，立刻就把什么都看在眼里了。磨坊老板娘正坐在她家大门口，身边是一群她所看守的吵吵闹闹的蜡黄色小鹅。阿伽沙跟老板娘打个招呼，赶紧走了过去，躺在墙脚下晒太阳的几只狗儿居然没有注意到她，她心里很是高兴。

她走过桥去；桥下的水已经开始向磨坊里的水轮涌过去了。桥下的大路分岔成为两路，合抱全村。

她犹豫了一下，结果是想看看各种情况的欲望占了上风；她转向左边儿，走上了一条稍为长一些的道路。

她首先经过铁匠铺，铺子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儿生气也没有；煤烟熏黑的墙上，竖着一辆货车的前半截儿，还有几把生锈的犁头；铁匠本人出门去了，铁匠老婆只穿着衬衣和裙子，在果园里忙着掘土。

阿伽沙一路兜过去，在每一家人家门口停下步来，身子靠在低矮的石栏上，好奇地打量着屋子里她所看到的東西。狗跑过来嗅嗅她，但好象认得她是村中居民似的，又回到原地去晒太阳了。

她不论走到哪里，都感到一种奇怪的寂静和空虚。

“所有的男人都出门去了……不是打官司去了，就是到什么地方聚会去了。”她走进教堂的时候，终于这样跟自己说道。

弥撒已经结束了；神父坐在忏悔台那儿；十多个从遥远的村

庄来的人坐在座位上，断断续续地发出深深的叹息，或是高声祈祷几句。

悬在大祭台前的明灯里，透出一缕淡蓝色烟氲般的气体，在远处窗子里泻进来的阳光中袅袅上升。麻雀在外边儿咕咕喳喳的叫，时常衔着稻草闯到会堂过道里来；时或有一只燕子呢喃着飞进大门，沿着寒冷寂静的墙壁绕一个圈儿，又迅速飞回到外边儿阳光灿烂的天地中去了。

阿伽沙作了个简短的祷告就匆匆走出教堂，她急于要到克莱姆巴家去。就在教堂门口，雅姑斯叮卡遇到了她。

“啊，你回来了，阿伽沙！”她惊异地嚷道。

“是的，好太太，我回来了，我还活着呢；”她俯下身去吻雅姑斯叮卡的手。

“啊呀呀，人家说你在老远的什么地方翘了辫子了啊。可是，我看‘天主的面包’虽然得来不费事儿，可没有给你的身体带来多大好处。坟墓在盼望你呢！”老太婆嘲弄地瞅着阿伽沙说道。

“你说得对，好太太；我是差点儿不能把我这副老骨头拖到这里来了啊。”

“上克莱姆巴家去，可是吗？”

“当然罗！难道他不是我的至亲吗？”

“你的布袋里装得满满的：他们一定会欢迎你的。我敢大胆说一句，你还有几个钱缝在什么烂布头里呢。是呀，是呀！他们一定会承认你是他们的亲戚的。”

“他们身体都很好吗？”对方的嘲弄使阿伽沙痛苦，她插嘴问道。

“都好。汤马斯可得除外，他身体很不好；不过，坐牢以后倒好了一些了。”

“汤马斯！坐牢？——你可别开玩笑；我不爱听。”

“我讲过的话，我还要反复讲。不过，让我补充一句：汤马斯坐牢，有的是伴儿；全村的人也都在跟他一起坐牢啊。法律出面干涉的时候，牢门啦，铁窗啦，可凶呢，不管你有土地没土地，都得吃官司！”

阿伽沙惊惶失措地站在那里。她呜呜咽咽地说道：“耶稣，玛利亚，约瑟夫！”

“现在你赶快到克莱姆巴老婆那儿去吧：你马上就会把各种新闻听个够的……哈哈，男人们因为复仇雪恨，如今都在休假呢！”雅姑斯叮卡说道，恶意地哈哈大笑。

阿伽沙费劲地走着路：她没法儿相信这个消息。一路上她遇到好几个她所认识的妇女，她们都亲善地跟她打招呼；可是她装作好象没有听到似的，而且有意识地尽可能把走路的步子放慢，迟迟不去证实老太婆雅姑斯叮卡告诉她的可怕消息。她徘徊了好久，东张张，西望望，不想知道那最不幸的真相。

然而，最后她还是鼓起勇气踏进近在眼前的克莱姆巴家。她浑身上下都在发抖，她用害怕的眼睛望着果树园及其背后的茅屋。紧挨着窗子，母牛正就着一个大桶大声饮水；在贯穿全屋的过道的另一头，可以看到一头母猪带着几只小猪在泥泞中打滚，鸡呀鸭呀急不及待地在粪堆上寻找着食物。水桶现在是喝空了。她把水桶拿起来（手里拿着件东西走进屋子去，心里就感到胆大一些），踏进灰暗的大房间，口中说道：“赞美天主。”

“是谁啊？”内室里一个悲哀的声音接口道。

“是我——阿伽沙。”她的声音哽住了，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句话来！

“阿伽沙！哦，我真是没有想到！……”克莱姆巴的老婆说